紀宁著

一颗红星照丹心

一颗红星照开心

一位老战友写了一篇革命回忆录，引起我对当时在一起工作的同志的深切的怀念。

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我又拿起这篇回忆录，翻不到两页，"嘭嘭……"轻微的敲门声。

"请进。"我说。

门开了，团地委的一位同志走进来，我起身出迎，他好象有什么喜事，满脸笑容走到我的桌旁，兴奋地对我说：

"老纪，这是团地委发给您的共青团团徽。"他说着递给我一个银灰色的纸袋。

"啊！"我虽然听说过，最近要给老团员发共青团团徽以纪念……但当把团徽给我送来的时候，我真有些激动了。我轻心地打开银灰色的纸袋，从里边倒出红光四射、金光闪耀的五十枚。我顿时觉得有许多事情涌上心头。我把团徽放在背上，向团地委的同志握手道谢。

团地委的同志走了，我又拿起团徽。多美啊！红光四射，金光闪闪。它是多少先烈鲜血铸成，多少革命前辈自觉勇士拿来换取的啊！当我放下团徽的时候，它的金红色的光芒与中国共产党员徽章一样插在上面。一个英勇的战士，两名一个白衣下，有一个彪形大汉按着他，那大汉右手举起一块石头，猛烈地向他的

去。插图旁边写着一行說明："璋儿用尽全身力量压住洞口的石板，任凭敌人的石头砸在身上、脑袋上，他也沒离开盖着洞口的石板！"

"啊！"看見这幅插图，我脑子里立刻出現一个活泼、英俊的孩子。"璋儿！"我嘴里喃喃地念着，脑子里立刻涌来好多关于璋儿的事。我默默地把团徽放在璋儿的象旁。窗外射进明亮的阳光，照得团徽闪闪发光，璋儿的英勇形象，随着金紅色的光輝长高起来了。

风雪路上話璋儿

一九四六年冬天，我在北方的一个县委机关工作。那时，地主武装活动的很猖狂，国民党反动派的东北挺进軍占領了我們的邻县。叛匪刘汉武，經常在县城周围活动，揚言要攻打县城。我們为了迅速发动群众，組織武装，在农村建立根据地，全县掀起一个反奸清算运动。县委組織大批干部下乡。我和张連发、小楊被分配到王大发屯去打接应。

天上飘着茫茫的大雪，我穿着繳获鬼子的軍用大衣、长筒大毡靴，戴着一頂大狗皮帽子，只露两只眼睛。在帽皮上、眼眉上都挂上了一层白霜。給我們赶爬犁的老孙大爷，不断地揮舞着鞭子，"駕，吁！"地喊着。馬跑如飞，把地下的雪蹬起来，又随着风雪在空中飘揚。北风把老孙头的帽耳朵飘起来，他嘴边的胡子，几乎都被冰冻封住了。他穿着薄薄的黑棉袄，上边补着七拼八凑的补釘，腰里扎着一巴掌寬的腰袋子。

"坐稳了！这个坡有五、六里呢！"老人回头警告我們。我們三个人立刻胳膊挎胳膊，互相紧紧靠在一起。爬犁下坡是最不易駕駛的，两匹馬被爬犁催着飞跑。这时，老孙头把鞭子放在爬犁上，双手擎着套。爬犁快的几乎从地下飞起来了。

爬犁跑稳一些了，我把我的棉大衣脫下来給老孙头穿，开始他不肯，后来好說歹說，他才穿上了，靦覥地說："穿軍装赶爬犁，这……。"

"这怕什么！軍民是一家人嘛！"我身边的小楊說。

“嘿……”老孙头一笑两眼眯成一条縫，脑盖上的皺纹显得也深了：“一家人，眞是一家人哪！一見面就覚着热呼哇！”

一里生，二里熟，走了二、三十里路程，我們就和老孙头唠扯的非常投机了。老孙头指指我們坐的这张爬犁說：

“前个月，王家五虎坐这爬犁打猎，跑了一天，連个跳猫也沒打着。西霸天来火了，一枪把家羊撩倒一个，回到家反罵小羊倌沒看好，把小羊倌打了一頓。眞他媽！駡！”老孙头一揮鞭子，“嘎”的一声，好象他这一鞭子打在西霸天的身上一样。

“哪个王家五虎？”小楊忍不住地問。

“就是你們去那个王大发屯的头号地主。这哥五个眞是一个娘养的，一个比一个坏！”老孙头講到这，他两眼閃出怒火，嘴唇突突跳着：“这五霸不除，西城的人就过不好日子。”

雪一陣大、一陣小地下着。爬犁一陣快、一陣慢地跑着。

在一片柳条通里閃出一座桥，老孙头把馬放慢了，他指着那座桥說：

“这叫火烧桥！”

我們仔細一看，果然，是一座被火烧的焦头烂額的大木桥。

“孙大爷，这座桥怎么叫火烧的？”小楊是个好問的孩子，有个什么新鮮事，他总是要摳根問底。

“提起这話可长了……”老人的眼睛一忽閃，显得那么明亮有神：“头五年，抗日联軍在这里和日本鬼子战斗，抓住三輛大汽車，打死、活抓五十多鬼子，把汽車烧了，把这座大桥也烧了。”

“抗联在这作过战？！”小楊一听抗联打鬼子的事，高兴地一把拉住老孙头：“老大爷，别扯老王家那套臭事了，講一講抗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

联打鬼子的事吧！”

老孙头被小楊纏的沒法，只好把話題轉到火烧桥上：

“抗联打死了鬼子，烧了汽車，又烧了木桥；他們刚想撤走的时候，王家五虎就領着自卫团、警察大队赶到了，把抗联包围个风雨不透。抗联冲了几次，都被鬼子、走狗的火力压回去了。多亏了馮鉄匠。他摸进了封鎖圈，把抗联的同志从西沟引出去，繞过二龙泉，进到北山里！說起来也多亏小羊倌哪！他在抗联被困得紧急的时候，把西霸天的草垛給烧着了。西霸天見村子里着了火，以为老窝被抗联掏了，就赶紧把自卫团、警察大队領回了村子。抗联就趁这个机会，揍了鬼子、走狗队一陣，撤走了。这孩子眞机灵！

“那个小羊倌姓啥？”小楊搶着問。

“他姓刘，小名叫璋儿。”

“他十几岁了？”小楊又問。

“那年他才十岁！嗯！你别看他人小，他胆子可大哩！他还赶着羊群給抗联送过情报哩！”

“他！”小楊高兴地扯着老孙头說：“老大爷，你給我講講刘璋儿吧！”

“唉！”老人打了个唉声，半晌，才把話題轉到璋儿的身上……

“在璋儿七岁那年，随着爹、媽、妹妹从昌图向北大荒逃荒。天上的太阳象一盆火，烧的黃尘四起，禾苗枯焦，一路灾荒，上哪里能討着飯。半路上，妹妹餓死了，媽媽累病了，又加想念女儿，也死在一片荒原上。爷兩个用木棒子挖个坑，把尸首掩埋上，繼續赶路。路上他爸爸又病了。穷的只有一副担

子，一床破被，哪有店錢。蹲在阴沟里，又被警察痛打一頓。走吧！爷两个在月亮地里又起程了。

“老秋的夜里是那样冷哪！璋儿披上爸爸的破棉袄，爸爸披上那条破被。这一天，天刚放亮的时候，璋儿的爸爸摔倒了，嘴里吐出又黑又紫的血：

‘璋儿，爸爸顧不了你了……’从此，璋儿变成了孤儿。挟着他仅有的家当，一条破被，一声不响地走了。”

“他上哪去呢？”小楊含着眼泪問。

“到王大发屯投奔他的舅舅！”老孙头又接着說：“路上，蒙好心人的照顧，璋儿总算到了王大发屯。哪成想，他舅舅早不在人世了，璋儿扑空了。”

“苦事怎么都叫他摊上了！”小楊擦擦眼边泪，憤憤地說道。

“孩子！苦事还在后头哩！”老孙头看看小楊，一搖鞭子，爬犁又在风雪中飞跑起来。老孙头接着講，我一声不出，沉靜地听着他的話。

“璋儿的泪哭干了，嗓子哭哑了。呆呆地坐在村头的大榆树下，无处投奔。太阳漸漸滾落西山，老羊工賀庆丰赶着羊群回来了，他看見璋儿坐在大榆树下发呆，問明了原由，覚得很是可怜，就收留了他。这在老羊工的身上，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他除了一张祖传的沒有毛的蹬皮褥子外，一无所有。也和璋儿一样穷。他把璋儿領到羊棚子里，在墙角的草鋪边上，又垫上几捆干草。一老一小就住在羊棚里。老羊工費尽唇舌，算跟西霸天講妥，讓璋儿給他白放羊，供点吃的。

“吁！”小楊长长吁了一口气。他每每听完一段令人伤感的

故事，都是这样长吁一口气。我瞅瞅张連发，他也在抹眼泪。

“事情都赶一块来了！”老孙头說。“有一次老羊工和璋儿进山給抗联同志送火柴和盐，道上讓日本鬼子搜查出来，老羊工叫鬼子打成重伤，当他咽气的时候，拉着璋儿的手說：

‘璋儿，碰到抗联叔叔，你把在羊肚子底下那几盒火柴給他們吧！’

“老羊工死后，这一群羊就落在璋儿的身上了。”老孙头用手指弹掉胡須上的泪花，感叹地說：

“璋儿眞是个有志气的孩子，他不仅挑起放羊的担子，还給抗联跑交通。有一天，王大发屯突然来了一些挎洋刀的警察，还跟着两个哇啦哇啦的日本鬼子。璋儿把羊放在山坡上，他頂着一个柳条盘的圈，从草地上爬到一个小山崗上，把一棵榆树搬倒三次，又立起三次，向抗联侦察員发出敌情信号。……”

“現在璋儿在哪呢？”小楊問。

“他还在围子里，等你到村，我讓你們認識認識。”

前面迷迷矇矇地看見了王大发屯了，我的心情和小楊他們的心情是一样的，很想看到璋儿。

和璋儿見面

太阳落山的时候，我們在屯外下了爬犁，扫掉身上的雪，把爬犁上的东西整頓整頓。

“吓！好他媽威风的院套！”小楊站我身边說。

这时，我抬头仔細地看着这个屯子：并排一个式样的五个

大院，門楼高大，黑油漆大門，上面挂一块金字牌匾，門前一对石头拴馬桩，大墙有两丈多高，四角立着高大的炮楼。

“威风，他們的院里比院外还威风哩！”老孙头說着指了指前方：“你看那帮崽子吧！”

我們三个人順着老孙头的手看去。从西街走来一帮摇摇摆摆的小嘎，一个个歪戴着帽子，斜瞪眼，把小皮袄吊起一个角，露出半截雪白的羊皮。路上，連打带鬧的，把書包掄的象車輪圓。

“哔呀——哔呀——”这时，又从东街进来一群羊，前挤后拥地跑着。

“小伙子！”老孙头拉拉小楊說：“你看放羊的就是璋儿。”

“哪呢？”小楊順着老孙头手在搜索，我也好奇地张望。哪有人，除了一群拥挤的羊群。

“往后看！”老孙头把手伸到小楊眼前，还把小楊脑袋偏了偏。

“老大爷！”小楊了望一陣，摇摇头說：“沒有啊！”

“小楊，你看！”我費尽眼力，才从羊群中发現了比羊群高不了多少的璋儿。他头上戴着羊皮帽子，身上穿着羊皮袄，如果他不揚起鞭子，誰能看出来呀：“在黑山羊后边那个揚鞭的！”

“啊！”小楊惊异地看着，他从心里敬佩这个小羊倌。在他脑子里还在不断閃着老孙头講的故事。

我們不由地挪着脚步，向璋儿走去。走近一点了，我才看清楚：他哪里戴的什么帽子，哪里穿的什么皮袄！他头上围着一块破羊皮，身纏着也是破得絲絲縷縷的破羊皮，腰間纏了一根草繩子。往脚底下一看，啊！也是纏着两块破羊皮呀！嚓嚓

的脚步，把厚厚的雪趟出两条沟。冷眼一看，真象一只大山羊，在羊群里踽搭踽搭地走。我本想上前和他打个招呼，誰想他連眼皮也沒抬，"叭"地一鞭子，随着羊群走了。他夹在羊群中間，就露出一个包着羊皮的小脑袋。

羊群把雪地踏碎了，留下一条长长的、碎乱的脚印。我看着璋儿的背影，默默地点了点头，虽然头一次見面，还沒有唠一句嗑，可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孩子。我回头看小楊，他还在呆呆地看着走过去的璋儿。

"杀……冲……"街心突然传来一陣杀声。小楊猛然一惊，往后倒退了两步，順手抓住腰里的盒子枪把。我順着杀声看去，原来那帮地主崽子手执着木棍、土块、雪团向羊群冲杀过去，羊被驅赶的四散奔逃。璋儿被包围了，雪团子、土块子，雨点似的向璋儿飞来。璋儿艰难地向前走着，护着那儿支跑不动的羊。

"冲啊！捉活的！"一个稍大的瘦长个子，晃着小脑袋，在一旁指手划脚地呐喊。一个短矮胖子，哈巴着两条罗圈腿冲上来。瞧着璋儿就是一棒子：

"繳枪不杀！"

璋儿猛一閃身，棒子落空了。璋儿揚起小鞭子，在胖子脑上虛晃一鞭，"嘎！"清脆的鞭声，那个胖子吓了一个腚蹲。璋儿手里揚着鞭子，閃了閃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，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。那帮围上来的崽子，一个个吓的抱头鼠窜，有的慌不择路，互相挤撞着摔倒一起，連滚带爬滚成一团。

"熊蛋包！怕他个臭放羊的！"瘦长个子晃着小脑袋喊着："給我冲，抓活的报仇！"

璋儿走了，崽子們又来了威风。瘦长个子几个箭步蹿到璋儿跟前，当背就是一拳。还沒等他的拳头打到，璋儿一轉身，一把捏住瘦长个子的手腕，輕輕一推，瘦长个子一个趔趄，被后边那矮胖子抱住腰，才沒有摔倒。

“狗崽子，敢动你家少爷！”瘦长个子气势汹汹地扑上来。璋儿看瘦长个子揚拳扑来的时候，他一偏身，瘦长个子用力过猛，一个狗搶屎摔倒地下，他趁势一滾，嚎天喊地哭起来：

“媽的，你敢打人——”

“哇！……”一帮崽子也跟着倒在地下，翻身打滾地哭起来。

“賴皮！”璋儿輕輕地罵了一声，又赶羊走了。

“吱咂！”当中那个黑油漆大門突然开开了，从門里跳出个胖子，哈巴着罗圈腿晃晃蕩蕩的滿脸杀气，眞象又紅又紫的猪肝肺一样：

“小兎崽子！你敢打少爷！”他手提着鞭子連喊带罵地向璋儿劈头盖頂就是一頓鞭子。

胖子象疯魔一样，飞起一脚，把璋儿踢翻倒地。接着是一頓鞭打脚踢。璋儿纏腰的草繩被打断了，包头的羊皮被打飞了。

“啊！”我和小楊失声地喊起来。我心中充滿了怒火，我和小楊箭一般地向胖子跑去，小楊几步跑到胖子跟前，用手托住胖子的手腕，厉声喊道：

“不許打人！”

“滾开，少管爷爷的閑事！”胖子正在气头上，突然有人托住他的手腕，他連看也沒看，开口就罵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

“住手！”小楊拔起腰板。

“誰他媽……”胖子傲慢地刚罵出半句話。他低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刚到他腋下高的孩子。只見小楊头戴一頂黃皮軍帽，身穿黃色大衣，扎着武裝带，挎着盒子炮，两只大眼睛雄赳赳地看他。

“啊！”胖子怯生生地看着这不相識的小軍人。他一回头又看見我和张連发。他立刻換上一副笑脸，把举着鞭子的手放下来，滿脸陪笑，破鑼的嗓子比哭还难听：

“諸位辛苦了……”

我上下打量这个滿脸横肉的胖子。从他渾身的打扮，和他那禿亮的脑袋，断定他是西覇天。老孙头在我脑后輕輕地說：“熊他一頓！”

“你为什么打这孩子？！”小楊气呼呼地回答了胖子的問話。

“这，这小子太气人，只知道欺負小孩子。”胖子指指倒在地下打滾的那个比璋儿高半头的瘦长个子。

“他敢欺負这帮比他大的小孩？！”小楊用鼻子哼着問。

“玉不琢不成器，小孩子不严点管，出息不了人！”胖子自知說走了嘴，他連忙把話改过来。

“这不怪他……”小楊指着璋儿說。

“怎不怪他，难道委屈了他！”胖子不耐煩地翻着眼皮，把他那副臭架子又亮了亮，但看张連发瞪着眼睛，又紧忙收回去了，脸上現出不自然的笑容。

“我亲眼看見，你們孩子欺負了他！”小楊尽量把气往下压一压，但还能看出他的脸在顫动，嘴唇在哆嗦。

“不是……是他先打我——”瘦长个子一带头，那帮崽子也随着嚎叫起来。

“你看！”胖子指着打滚哭闹的崽子，他洋洋自得地說：“孩子不会撒謊吧！”

“难道是我撒謊！？”小楊两眼冒出憤怒的火焰，他左手摸着盒子枪的把儿，往前迈了两步。胖子吓的連連倒退了两步。他习慣地把手伸到腰里。

“小楊！”我不想一进屯就和西霸天鬧翻了，引起王家五虎的怀疑，不然，非得叫小楊教訓教訓他不可。我忍了忍怒气，伸手制止住小楊，我严厉地对胖子說：

“是打錯了，把他放走！”

胖子上下打量我。他好象想着什么，楞了楞神，脸上那块肥肉突然一跳，刷地脸色变白了，但他又立刻換一副笑嘻嘻的模样：

“嗷……”他好象想起什么，拉着长声，深施一礼，肥胖的脑袋几乎貼到地皮上：

“您是工作班的同志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！”

“叫放羊的孩子走吧！”我沒有动地方，也沒有理他这个假殷勤。

“噢！是，是……”胖子連連答应着。他回头对璋儿也假笑着說：“快攆羊去吧，璋儿，这里沒有你的事哩！”

璋儿沒有动地方，他眨着那双黑里透亮、明朗有神的大眼睛，上下不住打量我們三个人。看样子，他特别喜欢小楊，小嘴儿稍稍翘起来，还挂上絲絲笑容。这和他那被打散的破皮袄，脸上被鞭子抽出一条条血迹，一点儿也不相称。好象方才

挨打的不是他，而是另外一个什么人。

“撵羊去吧，小弟弟！”小楊走过去，用手撫着璋儿的头，含着眼泪看着这个被打的孤儿。

“啊！”璋儿瞪大了眼睛，看着小楊帽子上戴的那个紅光閃閃的五角星。紅星閃放着紅光，好象把璋儿的脸都照紅了，璋儿看見亲人似的，激动的眼里滾出眼泪。他嚅动着小嘴，刚想說句什么，这时，胖子向他翻着他那阴险的眼睛。

璋儿恋恋不舍地，又望了我們几眼，他才围起破羊皮，拖着两腿走了。那两只包着羊皮的脚，把雪地拖出两条沟。

“爸！打——”矮胖子看放走了璋儿，他又躺在地下翻身打滾地哭起来了。

“給我滾！”胖子覚着不够意思，他佯怒的喊着。几个崽子根本不怕这一手，反到哭喊的更厉害了。

“别管他們！”胖子装作不在意的样子，滿脸堆笑地說：”如不嫌茅屋草舍，請到屋里喝杯苦茶吧！”

“不了，咱們回头談吧！”我心中想，你先不用忙，我們和你是有賬算的！

“那怎么能行。”胖子点头哈腰地說：“閣下光临敝屯，草木生輝，怎能越門而过呢？”他竟动手动脚想把我推到院里。

“对不起！”张連发把胖子的手拉开，他斜对面把胖子拦住，眼睛盯着胖子的鼓鼓的腰包。

老孙头赶着爬犁走了，我們也跟着走了。走到墙拐弯的时候，胖子才象个鬼魂一样，閃进門里去。

璋儿丢了

我們到了王大发屯，就忙着发动群众、組織民兵，建立农会。我很少有功夫和璋儿唠一唠。可是，小楊却成了璋儿的最好的朋友。白天，小楊到区上送信；璋儿到山上放羊。晚上，两个小朋友就挤在一起，講这个，唠那个。斗大字認不了两口袋的小楊，居然教璋儿学識字，講革命斗爭的故事。有时候，璋儿还把他的苦伙伴小翠找来，一唠就是个通宵。

有一天，区委王書記回区开紧急会議。离这十几里远的赵琛屯发現匪情。我按着王書記临走时的指示，把王家五虎的院子包围起来。万一土匪来进攻，就先抓起王家五虎。布置好了，我和老张去找小楊。来到羊棚前。就听小楊在里边喊："立正！""稍息！"我好奇地扒着沒有窗戶紙的窗戶一看，好险沒把我笑出声来。你猜他們在屋里干啥呢？眞叫人好笑。璋儿穿着小楊的衣服，戴着有紅星的軍帽，挎着盒子枪，威威武武地站在地当間演操，多象个小战士呀！小楊披着璋儿那块破羊皮，蹲在墙角喊口令。小翠一边笑着，一边縫着那件破皮袄。

我强忍住笑，悄悄把老张拉走："叫他們玩个痛快吧！"

土匪在赵琛屯駐了三、四天，突然撤走了。可是屯子里刮起一股风：

"赵琛屯住的是中央軍，去接收西城去了……""中央軍抓着穷人头，一律枪杀……"这些話眞把那些老实人吓住了。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，防止意外，晚間我把这里的情况給县委写

个报告，特别詳細地写了群众控訴王家五虎的罪状，和逮捕五虎的計划。天刚亮，我就打发小楊，把这封紧急报告送給在西城的县委同志。并囑咐他在太阳落以前，一定赶回来。

小楊刚走，老孙头慌里慌张地跑来报告："璋儿丢了！"

"院子里沒有？"我吃惊地問。

"五个大院封的非常严密，探不出个消息。再說璋儿也不能进院里去呀！"老孙头急的六神无主。

"是不叫土匪擄去了？"张連发問。

"不能，昨晚还在屯子里！今天羊还沒有赶出去。"老孙头看着我，他請求着說："派人找一找他吧，他是沒人照管的孤儿呀！"老人急的眼泪滾在面頰上。

"大爷，你放心好了，我馬上派人找他。"我安慰着老孙头。

太阳快落山了，小楊还沒有回来，璋儿也沒有找到。我們焦急地等着，张連发站在围墙上了望着。这时，我眞有些后悔，不該讓孩子在有匪情的情况下送信，和沒有很好照看璋儿。我反复考虑之后，决定我和张連发去迎接小楊，寻找璋儿。

爬犁在雪地上飞行，象在茫茫无边的大海里飘着的一只船。

"老紀！你看！"张連发突然拉住我的胳膊，右手嗖地从木壳子里亮出盒子枪，他那只手一甩，咔的一声子弹登膛。我刚一回头，就听后方一声枪响。"禿嚕"子弹流子从我們头頂上飞过。我順着枪声看去，在东北地里斜插花飞过三匹白馬。要不是张連发眼尖，和这一声枪响，在茫茫的白雪里，我还眞看不出来。

"叭！叭！"接連又飞来两枪，一枪打在地下，把雪块子都崩到爬犁上了；另一枪打在离张連发有二寸远的爬犁架上。

张連发端起盒子就扫出去一排子弹。

“沉着点！”我拉拉张連发：“近点再打！”

爬犁向前飞跑着，三匹白馬在后边紧紧追赶。我和张連发趴在爬犁上，端起枪待机点射。脑后飞过一片柳树趟子，道旁还有一条很深的沟。我一边待机打枪，一边留神道旁的沟：

“老张，想办法抓个活的，探听探听璋儿！”张連发是个出名的猛将，但有时冒冒失失的，我有些不放心。其实論打仗，他比我經驗多，我常給他講注意这个，注意那个，可是每回打起仗来，都是他来关照我。

“等他三个拉成一条綫，我喊一、二就来个扫射！”我一边叮嘱着张連发，一边注視着后边追来的三匹馬。

爬犁刚过柳树林。三匹白馬正好拉成平綫，正是射击的好机会，我瞄准头前那个人：

“开枪！”

“叭——”子弹飞过去，头前那匹馬晃了两晃，接着敌人又还击回来一排枪。怎么闹的，张連发咋沒开枪呢？我趁着压子弹的时候，往身旁一看：

“呀！”吓的我喊出声来了。张連发什么时候不見了呢？

我正在四处寻找张連发，就听一陣枪声响后，那三匹白馬猛然向柳树林北边的叉道跑去。跑在后边那匹馬，可能是受伤了，晃了两晃，一个前失，从馬脖子上摔下一个人来，倒在一棵大树旁边不动了。这时，我看見张連发趴在路旁的沟边上，举着匣枪在点射着。

那两匹白馬窜入柳林跑了。我从爬犁上滚下来，瞄着白馬的后影打了几枪。这时，张連发已經从沟里站起来了。我迎着他走去，忽然看見被打倒的那人手腕一举，一棵烏黑枪嘴被白雪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